

列车开往红旗渠

金辉
世博
沅衡

还是第一次坐呢。

对面的年轻人笑着说：“我们在郑州上学，已经坐过好几次了，这次主要是陪‘眼镜’。”大家都乐了。

戴眼镜的小伙儿有些不好意思，说其实是想和朋友们一起，从火车上看看，我们走出大山的路是什么样的。沉默了一下，他轻声说，家乡挺不容易的。谈话氛围显得有些凝重，年轻人都不再说笑，相继沉默起来。

此时，列车已经跨过黄河，驶入太行山脉。抬眼望去，窗外的山峦拔地而起，连绵不绝，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，仿佛一道顶天立地的巨幅屏障，横亘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。

列车沿太行山前行，车窗外隧道、桥梁交互闪现，车厢内光线明暗变幻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老电影中的旧时光。我的思绪也随之飞扬，似乎穿越时空隧道，也来到那个激情似火的岁月，眼前一群衣衫褴褛但目光坚毅的人，正扛着工具昂首阔步地迎面走来。

那是1959年，林州市当时还叫林县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干旱。境内4条河流全部断流干涸，60万老百姓被迫到生存绝境。关键时刻，县委一班人率先站了出来，响亮地喊出了林县人民的心声：“全党动手，全民动员，苦战五年，重新安排林县河山！”

1960年春节刚过，时任县委书记杨贵就带领3万林县人民，扛着最简陋的工具上了山，他们要在万仞壁立、千峰如削的太行山上，修建出一条集“引、蓄、提、灌、排、电、景”为一体的水利灌溉体系，将山西浊漳河的水引入林县，彻底结束“十年九旱、水贵如油”的苦难历史。

这套水利灌溉体系就是红旗渠。据史料记载，从1960年2月动工，至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，工程建设历时近十年，先后投入劳力10万人，削平了1250座山头，开凿了211个隧洞，架设了151座渡槽，最终修建出全长1500公里的“人工天河”——红旗渠。

红旗渠由此被称为“生命渠”“幸福渠”，被誉为“新中国建设史上的奇迹”。

一渠绕群山，精神动天下。凝视窗外的巍峨太行，我们不禁心生敬畏：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精神，才能支撑起如此巨大的付出和牺牲？

几位年轻人回忆说，祖辈们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红旗渠的修建，他们任劳任怨，埋头苦干，不是境界有多高，而是认准了一个理儿：不管多困难，自己的事得自己干，宁可苦干，不能苦熬。这个理儿我们这些年轻人依然认。这大概是老辈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吧。

薪火传承，生生不息。年轻人的话让我们非常震撼，不由向及如今老家人们的生活状况。年轻人很开心，说火车开通后，家乡的人气旺了，人们有的开了农家饭店，有的跑起了出租车，生意都还不错。

这时，车厢里一位老人牵着孩子路过，大声地和他们打招呼，说着当地方言。小伙子们纷纷站起来和老人说话，不时哈哈大笑。

靠窗的小伙子对我说，老人是带孙子去串亲戚呢。他说因为火车时间点很好，票价也便宜，家乡人到周末就爱坐火车出门。中午饭后上火车，50分钟能到汤阴，可以在县城逛逛，带着孩子看看岳飞庙，两个小时后再坐车返程，不耽误晚饭。

老人被孙子拉着向前走，扭头向我们挥手致意，脸上满是笑容。

2

值乘“红旗渠号”列车的K8008次乘务组为郑州客运段北京一队五组，一共13名职工。

为什么是北京一队呢？列车长杨然告诉我，因为北京一队是个老牌先进，值乘的K180次列车连续33年被评为全路“红旗列车”。让“红旗列车”所属车队负责“红旗渠号”列车，既有现实意义，更有激励作用。

他介绍说，虽然班组成立不久，大家来自不同的车队和岗位，但个个都是精挑细选来的。成员中有局级先进工作者，还有段级技术能手、三八红旗手等，有的在部队是优秀士兵，在学校是优秀学员、爱心使者，还有被授予市级“优秀红十字志愿者”称号的。

优秀的团队总会让人眼前一亮，为之振奋。

副列车长孟帅很有艺术细胞，自己动手为“红旗渠号”列车设计了形象宣传页和手帕纸，发放给前来参观的游客。

列车员杨会芳老家就是林州市的，1994年当兵离开家乡，如今已近30年。听说通往老家的列车开通，她立即找到领导申请调入。同事们都说，每次出乘，杨姐总是忙个不停，像在弥补这些年对家乡的亏欠。

家乡人也没忘记自己的女儿，经常有亲戚在车站外等着看她，给她带点东西，拉着手说说话。杨会芳说没想到临近退休时能值乘“红旗渠号”列车，真的特别开心，也特别珍惜。

铁路缩短了进山的行程，更拉近了和老山的距离。当地很多老人和孩子是第一次坐火车，甚至是第一次近距离见到火车，上车会不住地打量，不断地感叹，问东问西，有时候还会摸来摸去。杨姐特别理解这些孩子，他从不制止孩子们的东张西望和跑来跑去，而是小心地跟在后面，耐心地介绍和解答。她说，每当看见那些亮晶晶的眼睛欢快地眨着，流露出止不住的欣喜，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。

就感。

因为熟悉，所以信任。就在前一次出乘时，杨然还帮一名旅客找回了丢失的手机。对方拿着锦旗跑过来，拉着杨然的手说：“我经常坐这个车，太了解你们了。手机忘在车上，肯定不会丢。”

年纪最小的列车员王晓宇，大学所学的专业是新闻传播，善于观察和发现细节。有段时间他发现，一些买了卧铺票的老人不去休息，反而坐在边座上发呆。仔细了解才知道，老人不会用手机买票，儿女们也不太懂选择卧铺票席位，导致经常买到上铺，老人爬不上去。王晓宇当即帮他们换到下铺，并向列车长进行了汇报。此后，车上再遇见年龄大和行动不便的旅客，大家都会主动了解情况，提供方便。

有一次，有三位老人结伴乘车去红旗渠站，列车员验票时发现，他们居然是一家三代，专程从广西过来去参观红旗渠。其中爷爷年过九旬，孙子也有50多岁。老爷爷说，多年来他经常给儿孙们讲红旗渠的故事，也一直想来看看，可是因为坐汽车晕车严重，始终不敢尝试。年龄越大，越觉遗憾。在新闻上看见红旗渠站通了客车，他立即叫上儿孙，千里迢迢地赶了过来。

三位老人对红旗渠向往了一年，攒了一肚子话，滔滔不绝地聊了多路，下车时还意犹未尽，对列车员说，你们的车真好，不愧是“红旗渠号”。

K8008次列车，早上从郑州车站始发，10时到达红旗渠站，简单整备后，中午启程去安阳，往返后再从红旗渠站回到郑州。不少人以为列车员每次出乘都能去红旗渠转一转，回来就是这样，大家一整天都在车上忙碌，几乎没有闲暇时间能够下车，午饭都是在车上解决的。

但是，列车上的每个人，都能把红旗渠的主要景点、参观路线和精神内涵讲得头头是道。

副列车长孟帅说，班组从成立时起，学习和传播红旗渠精神就是每周学习会上雷打不动的项目，要求每名职工都当好红旗渠精神的讲解员和宣传员，让每名旅客从踏上列车开始，就能感受到红旗渠精神的氛围和力量。

所以，不少人利用休班时间，专程去红旗渠参观学习，回来把自己的感受和大家分享交流，成为向旅客宣传讲解的资源宝库。

3

和列车上的喧闹相比，红旗渠站显然安静很多。

红旗渠站原本是瓦日线上的一个三等小站，隶属安阳综合段，由于没有开通客运业务，2023年前一直少有人关注。

瓦日线是我国“十一五”铁路建设重点工程，也是我国“西煤东输”的重要煤炭资源运输通道，从山西吕梁到山东日照，全长1200多公里。

红旗渠站是瓦日线进入河南后的第一站，位置重要，且地势险要。车站与前后站区间线路长63公里，平均坡度为6‰，最陡的地方高达12‰。其中还有长达18公里的太行山隧道！

瓦日线还是我国第一条自主设计和建设的30吨轴重重载铁路，也是世界上首条一次建成1000公里以上的重载铁路。

当一公里长的万吨重载列车，从山西到河南一路俯冲，那是何等震撼的雷霆之势？

线路基础设施的养护任务由红旗渠车间综合维修工区负责，工区和红旗渠站同属红旗渠车间，这也是综合段特有的管理模式。自2014年12月红旗渠站开通以来，他们已经默默坚守了近10年。

红旗渠站开通之初，条件异常艰苦。没有住房，职工只能在附近农村的老乡家租房居住；没有饮用水，需要去两三公里外的村委会拉水。由于地处边远，交通始终是个大问题，晴天一身土，雨天一身泥，外地职工回一趟家，路上需要好几天，所以这里的人基本上每隔半个月，甚至一个月才休息一次。

铁路线在太行山里穿插起伏，翻山越岭，可开展维修作业时却让大家吃了苦头。有的作业点位于高坡深堑，垂直落差有四百多米，笨重的大型工具和材料，全部靠人力一点一点搬运上去。每次外出作业，都是一段充满挑战的征程。

红旗渠站站长毕福兴说，正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，才更加感受到红旗渠精神带给我们的强大动力。

那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？透过时光的迷雾，我们似乎看见一群身穿黄色防护服的汉子，在荒草丛生的山坡上负重前行。他们手脚并用，奋力攀爬，唤醒了沉睡的岩石。他们筋疲力尽，汗水滴落，绽放了路边的野花。男人们眼底的坚毅和无边的山色融在一起，慢慢氤氲成红旗渠苍苍而壮阔的精神底色。

来到红旗渠综合维修工区时，正值午饭时间。副工长吴成佩和几名棒小伙，把头埋在大碗里，呼噜呼噜地吃着捞面条，声音响亮。

工区的条件明显好多了，有干净整洁的宿舍，一应俱全的生活用品，还有饭菜可口的食堂、功能齐全的洗浴间。工区院里，现代化的运动场和健身器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一名年轻职工很开心地告诉我们：“外面的路也修得可好，我们下班就骑着摩托车去镇上，取快递、下馆子！”

红旗渠车间主任卢培杰说，别看年轻人现在嘻嘻哈哈的，可到了事儿上真不含糊，根本不需要动员。

吴工长听见这话笑了，他嘟巴着

嘴，拍着厚实的胸膛说：“咱们是谁？红旗渠车间的红旗渠工区！啥时候也不能给红旗渠丢人眼！”

线路工王浩然对工长的话很是认可，他说红旗渠的人从来都不玩虚的，拿事实说话。他说：“我家是集作务的，离那么近，可前年抗击水灾，一样77天不回家！”

这句话瞬间唤醒了大家封存许久的记忆，思绪闪回2021年夏天的特大暴雨灾害中。

4

2021年的大雨从7月9日开始，横扫山西、河南大部分地区。数据显示，红旗渠车间管内地区，最大降雨量超过700mm。

有资料记载，当年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，一方面是因为缺水，另一方面是因为山体渗透性很强，存不住水。特殊的地质条件也给铁路带来了巨大的防洪压力。

每当遇暴雨，由于山体渗水，铁路隧道里很容易形成漫灌，造成线路被掏空或坍塌；由于山体蓄不住水，大量地表水顺势而下，极有可能形成泥石流，冲击线路，或者引起山洪暴发，冲垮桥梁和涵洞。

红旗渠所在的瓦日线绵延千里，桥梁、隧道、涵洞紧密相连，对于安阳综合段来说，防洪防汛历来是重中之重。

汛期到来前，他们已经将220公里的路基设备划分为40个巡视检查单元网格，两人一组，晴天以巡检为主，雨天以守代巡，全段2300名干部职工严阵以待，枕戈待旦。

然而面对特大暴雨灾害，他们依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。

7月9日当天，安阳、鹤壁、汤阴、濮阳、长治等站区全面告急，全部进入一级应急响应状态；7月10日，太焦线上的一座桥梁被山洪冲毁，由于山高谷深，线路被迫中断行车；7月11日，侯月线也因水害侵袭，多地发生路基坍塌等险情，不得不中断行车……

晋煤外运的三大煤炭通道，两天时间就断了两条，历史上尚属首次。

在短时间抢通无望的情况下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瓦日线，投向防洪压力最大的红旗渠车间。

此时，安阳综合段已经全民皆兵，机关和后勤的党员干部全部主动冲到最前线。自轮运转车间主任李兰芳带领12名职工，写下请战书，率先冲进大雨，驰援最吃紧的防洪一线。

段领导班子成员分成了两队，一队负责运输组织，通过迂回的方式将太焦线和侯月线上的重点物资从瓦日线转运；另一队负责设备质量，组织力量对线路进行全方位、全天候的设备巡检保养，确保始终处于安全畅通状态。

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，多次让不堪重负的瓦日线险象环生。

7月22日，汤阴东车间管内线路45米道床被洪水冲垮，枕木像鱼排一样悬空，现场触目惊心。车间一边组织抢修，一边向上级汇报，很快，附近6个车间的300多名干部职工从四面八方赶来。在统一指挥下，大家团结协作，连续奋战29个小时，终于成功恢复了线路畅通。

7月28日，卫河水位达到最高警戒线，政府发布泄洪通知。铁路人再次启动一级应急响应，迅速组织泄洪区内两个站的人员撤离，同时以最快速度，将停留在站内的列车紧急调运至安全地带。离开前，大家用沙袋和塑料布精心保护好重要设施，并派人守候在附近的桥上，密切关注汛情、水位，通过远程设备掌控行车设备状态。

直到8月16日，太焦线恢复通车，瓦日线才恢复常态化运营。44天的超负荷运转，顽强的铁路人先后投入2400人次，发现并处理重大水害21处，没有发生一起危及行车安全的事。

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，坚挺的瓦日线也经受住了连续12次大规模降雨考验，顺利接入列车2037列，发出1545列，以一己之力扛起了晋煤外运的职责使命，点亮了万家灯火。

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创业、团结协作、无私奉献”的红旗渠精神，在这个夏天，被红旗渠畔的铁路人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熊丰和马晨鹏，是刚被分配到红旗渠车间的线路工，每次听到这段往事都会激动不已。他们上学时同班同宿舍，上班又在同一工区，这么默契的两人组，却错过了最能施展作为的战斗，总感觉有些遗憾。

可红旗渠车间党总支书记汪伟民却说：“我宁愿大家在这里默默无闻一辈子，也不希望再有这样的战斗。”年轻人知道，他是想念老伙计裴亮了。

裴亮是红旗渠车间的计工员，在抗洪战役中，负责整个车间的物资供应和后勤保障。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，暴风雨一遍遍抽打在脸上，几乎睁不开眼睛。裴亮带着后勤组的伙计们，靠着微弱的路灯光亮，肩扛手提地为大家运送物资、工具材料和药品饮食，夜以继日。

他们在污水和泥泞里艰难跋涉，不断地摔倒，又不断地站起来，满身伤痕，始终一声不吭。可连续高强度的工作，却在一个清晨突然击垮了他，因心脏病突发，共产党员裴亮猝然倒在了抢险现场。

每当提及此事，汪伟民都会泪流满面。他说，裴亮当时正带着人在隧道深处运送物资，隧道外朝阳正冉冉升起，近在咫尺。

两年多过去，大家常常感觉裴亮并

没有离开，发现工作中生活中缺少什么，还会习惯性地叫一声老裴，发现没人回应，才猛地惊醒过来。

两名年轻人很清楚这段往事，他们说：“红旗渠这个地方，能让我们想明白很多事。尽管当年修建红旗渠牺牲了81位同志，我们抗洪也牺牲了裴师傅，可关键时刻，总得有人顶上去吧。”

5

紧盯关键区域，发挥交通优势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是铁路部门始终如一的服务宗旨。

为解决革命老区的铁路出行问题，郑州局集团公司早在多年前就提出了工作设想，要对红旗渠等6个瓦日线车站开行客运业务进行设计和规划。2022年下半年，红旗渠站开办客运业务改造工程全面启动。

2022年10月28日上午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安阳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考察，他说：“红旗渠很有教育意义，大家都应该来看看。”

对于红旗渠精神，习近平总书记有过多次论述：“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，历久弥新，永远不会过时。”“红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，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，永远震撼人心。”

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论述，进一步激发了铁路人勇当服务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“火车头”的强大动力。他们克服疫情、运输、施工等多重困难，针对红旗渠站的实际情况，精心设计方案，组织施工，让升级改造后的车站从里到外焕然一新。

外观上，车站的站房外立面全部翻新，站台地面进行了全面修整，既保持平顺度，也增强了防滑性。站前广场进一步拓宽，站前通道宽阔顺畅，园林绿化美观大气。

林州市也对车站改造提供了最大支持。在整体规划上，将车行道路与市政道路连通，形成环形通道，科学合理。在公铁联动上，在站前广场设置公交车站，汽车与列车到发时刻无缝衔接。广场还设置了出租车专用区域，进一步丰富了旅客的出行方式，让“最后一公里”更加轻松美好。

2023年1月20日9时43分，首列“红旗渠号”——K8018次列车准点进入红旗渠站，从此结束了林州地区不通旅客列车的历史。第二天就是农历的除夕，对于林州116万人民来说，这是一份饱含深情的新年大礼。

能在家门口坐上火车了，绝对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。从开办客运业务至今，红旗渠站每天都有前来参观、体验的乡老。我们在候车室门口，正好遇见几位拿着烟卷的老伯，隔着玻璃指指点点，比划着，就问他们怎么不进去候车呢。老伯们笑呵呵地说：我们是附近村里的，只是过来看看，高兴！

对于客运人员来说，这样的情况已经见怪不怪。开始还有些老乡不太理解，我们大老远跑过来，为啥不让进站看火车？车站一方面通过各种媒体进行广泛宣传介绍，另一方面耐心地向每名老乡做好解释，把道理说通说透。时间长了，老乡们接受了没票不能进站的规定，三三两两地在候车室外转转看看，然后在车站广场上溜达闲逛。

对于正常候车的旅客，车站会严格进行安检和验票。客运值班张靖说：“红旗渠这三个字意义非同凡响，我们绝不能有丝毫失误。”

不久前，她在值班时发现有家人明下了车，可旅客快走完了还没有见到他们的人影。于是她赶紧召集大家四处寻找，最后发现居然是这家人进了出

站电梯后，因为不会操控按钮，一直在里面出不来。

啼笑皆非的虚惊，反而给大家敲响了警钟，让他们对旅客更加耐心细致。

走近候车室里的综合服务台，发现到这里的旅客总是络绎不绝，成为一道独特景观。

客运员霍金福正笑容满面地向一名年轻妈妈讲解乘车注意事项，帮她改签车票。他对他们说，老乡们不习惯网络购票，觉得一手交钱、一手交票最踏实，对于不知道的大事小事，一定要问个清楚明白。再加上方言难懂，人多嘴杂，一开始他经常被问得头昏脑涨，招架不及，不过现在好多了。

客运值班张靖笑着说，小霍现在可是我们的“吉祥物”，不管是旅客问询、售票改签，还是失物招领，都处理得游刃有余。最近老乡都认识他，进进出出都会主动和他打招呼呢。

因为在原址改造，候车室面积并不大，但各种设施齐备完整，空调、照明、广播、监控设备都是崭新的。为方便旅客，车站还特意设置了直饮水机，设立了无障碍卫生间。

候车室氛围始终热烈异常，五湖四海的人因为红旗渠相遇，很容易引发共鸣，大家能迅速地聊成一片，其乐融融。

客运员的精神面貌也特别好，每个人的纽扣都系得严严实实，表情热情洋溢，步伐坚定有力。张靖说，大家都在用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立志要把红旗渠站打造成别具特色的铁路服务品牌。

从候车室走进车站院内，一辆略显破旧的小车，孤零零地停在空荡荡的院落里，显得有点几突兀。站长毕福兴说：“这是值班员王超的私家车，总在为大家义务奉献。”

红旗渠车站的职工大多是外地人，除了王超。无论是否当班，王超每天都会来车站看一看。遇到谁临时有事，他立即主动顶上；遇到急需外出，他就开着自己的车跑前跑后。

他们很诧异，这样一来，王超岂不是全年无休？家里人没意见吗？

王超腼腆地笑了，说自己的家很近，每天过来不费什么时间，爷爷是名老铁路职工，一直盼望铁路能够修到家门口。如今，红旗渠站开了客车，他也调回了车站，全家人特别开心，也都为他感到光荣和骄傲。

说到这里，当兵出身的王超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板：“所以，我不仅是为自己工作，也是为了家人在工作。”

王超腰上挂着一串钥匙，毕福兴说，那是车站各个大门的钥匙，他每天都会早早过来开门、开灯，打扫卫生，有时遇到天气不好，还会连夜赶来关闭门窗，从无怨言。

大大小小的钥匙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，像极了一曲悦耳的乐曲。

返程的列车即将到达，我们走上站台等候。

站台已经是车站的最高处，回首来路，那是车站各个大门的钥匙，层层叠叠，宛如一页页写满故事的纸张。

股道上又有一列满载着煤炭的新型重载列车，欢快地从身旁奔驰而去，巨大的冲击波通过地面传递上来，在头顶上方产生轻微的回响。抬头看去，流线型的轻钢风雨棚如同银白色的羽翼，正呼应着势不可当的钢铁洪流，展翅翱翔。

汽笛声从远山深处传来，旅客列车的预报广播响起。环绕四周，站台上的每一根立柱都站得笔直，像是在安静地守望，也像是在迎接检阅。

苍劲耸立的太行山依然沉默，不远处的红旗渠水还在缓缓流动。山谷中有风拂面而来，带着野花的芬芳，带着渠水的清凉，更带着岁月的沧桑。

